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問辨録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貢生臣金拱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問辨録　　四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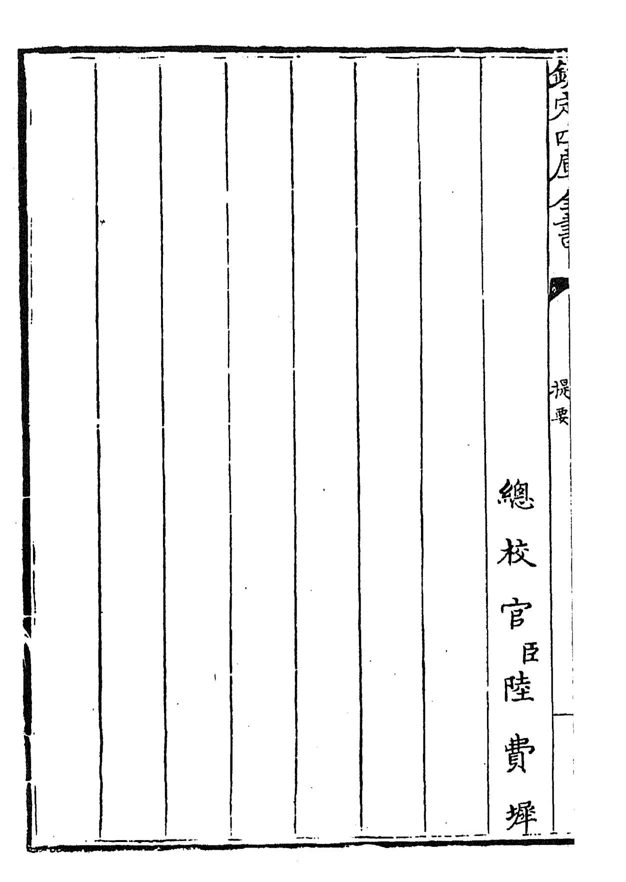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問辨録十卷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駁如其首論大學謂新民即明德中事不應

分之為三綱領不知三在字固顯然並列也至其言賢賢易色四事謂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然涵泳語意終以朱子之說為圓他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則皆確有所見如此之類亦足備參考而廣聞見明之中葉士大夫務

以異說相高尊陸攻朱故相牴牾其猥薄固不可訓至于聖賢經典包括宏深學者見智見仁各明一義但于微言奥旨有所發明則亦不必盡斥羣言堅持門户周易一經程朱往往異義至今原不害並行也拱此書自抒所見時有心得初非故立異同固無庸定繩以一家之説矣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問辨錄卷上

明　高拱　撰

大學舊本

問大學舊本何如曰原是一篇無經傳之說然脉絡自明非有錯也今為之明其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書大義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至善之所由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言明德新民條件功夫次第而又揭言其本欲人之知要也故先曰本末後曰本末云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黄鳥止于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承知本而言皆以明脩身為本之意而格致即在其中何則夫學以格物而致知也自脩恂慄威儀則所以誠正而脩身者也由是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

惟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非脩身之為本歟不觀之古人乎康誥之克明太甲之顧諟帝典之克明皆自明也明即新也有自新不已之功而後可以新民可以新命非脩身之為本歟極至也用其極止至善也如民之於邦畿鳥之於丘隅是也而文王敬止則惟曰仁曰敬曰孝曰慈曰信而君臣父子交人之理備非脩身之為本歟若乃大畏民志無情不得盡辭則脩身為

本愈益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前云知本葢示其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文義既有收拾脉絡亦自分明故曰非有錯也曰學之為格致也奚若曰諸皆物也而學以明之非格物歟析之既精合以盡大會諸其本一貫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舊本新本同但舊本無傳之幾章之說

大學改本

問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歟曰若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而成均何可以名書且云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成均之訓規也而又何以為孔氏之書夫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直温寛栗剛無虐簡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虞廷之教法也司徒總政令以教萬民樂正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家之教法也與茲皆不類固

知其非然也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然歟曰禮
云樂正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未聞其限年也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稱謂其學業之有成也
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
徒升之學乎固知其非然也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
之長幼分為大小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愽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葢以次而進非謂孰為小學孰為大學也曰然則小學大學之說謂何曰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歴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則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穉乎葢即農圃等事乃術藝之精者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齊治平之道故六鄉

三歲大比賓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大小歧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曰大學之取名固謂是歟曰亦非也夫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謂大學者學為斯人而已矣蓋謂是世間一種大學問非若小道可觀君子不由者也固非成均教法之謂矣

問三綱領然否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新民亦自明

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新民之意至善此善耳止善止此耳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所謂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為明德新民也不可以為三也

問知止定靜安慮能得何如曰謂至善之所以止者如此乃心學相因之妙非有功夫次第漸次而進也

問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内外相對何如曰譬之水然本其源也末其委也自源徂委非兩物也脩己

以安百姓非内外之相對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何如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本末始終蓋為此耳知止能得乃是心學相因之妙至善所由止者非有次第可循何可以始終言也先後近道何如曰尚無八者功夫以何近道然則何如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脩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

治平所謂終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脩其身先正其心先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格物所謂先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而后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后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之矣

問釋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然否曰格致誠正脩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

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也何居

問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是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預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為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不待言矣不知

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當是何如夫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問聽訟無訟曰讞決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騁辭以辯焉無以孚其心故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以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辭以辯者是無訟也訟者爭辯

之謂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何如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則堯舜之世不無赴愬之人蓋人有是非曲直不能自決必愬於上若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且曰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辭乃無訟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所謂無情者當是何人不得盡其辭當是何處且又曰大畏民志是民之畏服之也若謂民自無訟則固不自知矣又何以言畏服曰釋本末何如

曰本末原非條件惡用釋且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問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曰通篇更無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因好惡字遂以為好善惡惡乃使人泥於其中而不能出然則何如曰所謂誠其意者凡意念之發皆當至真至實而不可有一毫之不然者以自欺其心也毋自欺何如彼人之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臭好好色必也凡

意念之發皆當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方是自慊方是毋自欺蓋謂毋自欺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非謂惡惡好善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本文自明有以攙入之則贅矣

問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朱子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之所行必有不能不失其正者然歟曰人心本虛無物則正喜怒憂懼皆心之用若能順應而中節則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雖有亦無也而此心

之廓然大公者固自如焉若一有於心則不勝其意必固我之私而所謂廓然大公之本體必為之累而不得其正矣此章為正心言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謂心役於物則失其正為心言非為忿懥等言也又何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也

問之其所親愛敬畏哀矜賤惡傲惰而辟焉之謂何曰寵有所移則申生殺於驪姬威有所刼則扶蘇死於胡亥自古婦乘夫子殺父小加大淫破義孰非起於

情之所偏曰偏之為害止於家乎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反側蕩平正直此皇之所以作極而斂錫者也不然人有淫朋民有比德而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於家故以脩身齊家言之

問齊治之言恕何也曰不止齊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即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外乎恕所謂一

以貫之者也此曾子之學得其宗也曰何不言忠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言恕則忠在矣

問大學不言治天下而言平天下何也曰天下之亂皆起於人心之不平人心平則天下自治故不言治而言平也

問爭民施奪云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然歟曰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問仁人於媢嫉之人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何若是甚也曰媢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彼黨惡者固不待言世乃有不識道理務為忠厚之人即大奸巨惡亦曲為容庇以為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流毒萬姓而無已則所謂厚德者安在故惟仁人純乎天理至公無私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護使不為人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為之屏絕黜遠使不得中傷善類以

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能成其愛則惡亦愛也故惟仁者能之曰先儒蝎子銘云殺之則傷仁故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為用也是故流媢嫉之人亦有傷於仁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衆義也所以為仁也故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為仁也

問大學何以言生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

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為高使人不可以為國是亦以名為利者耳而豈所謂義哉曾子既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為聚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足

正不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為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徒如桑宏羊裴延齡輩徒掊克以逢迎而斂怨於民國事日去誠所謂災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絶之也

周禮冢宰制國用其重可知後世屬之他官既不如周官之重而迂腐好名之人又倡為不言利之説遂使俗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則其事愈輕甚有誤

於國事如今戶部官勞倍於人然必俸資倍於人而後得遷其遷又劣曰此錢糧衙門也外而運司更甚夫錢糧衙門國用民生所係蓋重任也官此者使其有所漁獵誅之可也不然均王臣又獨賢勞者乃何為劣視之以故有志之士不樂就此不幸就此率志奪氣沮務支吾了事徒積日以待遷而經制之畧置之不講不復聞有善理財者矣理財無人國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彼號清秩者仍復揚揚劣視之以為

貨利之濁官此何理也予昔柄政方欲釐正之未及而歸乃發其意於此嗟乎使人臣而不為國忠謀也則已如其為國忠謀將必有感於予言也夫

問辨録卷一

問辨録卷二

明 高拱 撰

中庸

問中庸首章之義曰文本聯屬而解有斷複義本渾融而解涉支離然則何如曰意葢云天之命於人者性也人之率其性而行者道也然不能皆率其性於是有脩道之功焉乃聖人之所以立教也然道之不可

不脩何也蓋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有脩道之功焉然所以戒懼於不睹不聞何也蓋不睹不聞隱矣然莫見乎此微矣然莫顯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夫有是操養之功則吾心乃得其正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理渾然更無偏著故謂之中中則發皆中節矣無所乖謬故謂之和中雖具於吾心然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為大本和雖發於吾心然天下之事皆由此處是

為達道可見此心之中萬理皆備而天地萬物不能外焉者也若能以是中和推而極之自行已之間以至於應物之際以施政教以興禮樂以御於家邦以推之四海以範圍天地以曲成萬物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實理實事實言非感應之說也

問性即理也然歟曰理者脉絡微密條派分明之謂天

下之理皆理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為性存郛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敢為然也且性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已

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

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然歟曰中庸為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歟且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

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問脩道之教如禮樂刑政之類然歟曰中庸為學者作欲人循之以入道也今甫言性道乃更不及自脩之事而即言聖人治天下之法既言治法矣却又言自脩之事文理無續固知其不然也且禮樂刑政何為脩道然則何如曰脩道乃脩道以仁之脩蓋欲人脩德以凝道是聖人之所以立教也

問戒懼謹獨分為二然歟曰人之有目何以不覩人之有耳何以不聞不睹不聞則是冥然而已而又何以致其戒懼之功蓋指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聞而言即所謂獨也謹獨即戒懼莫見莫顯乃是發明所以當戒懼之意文義自明非可相對言之也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其說何如曰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克己即是復禮豈一邊克己又一邊復禮乎遏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邊存天理又一邊遏人欲

乎又即如所言分而為二則戒懼不過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甚矣固知分言之對言之皆未當也

問程子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然歟曰豈有此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本體也感物而動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多矣學者必須戒慎恐懼涵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一理中涵更無邪滓方可謂中中則無不和矣若

彼常人喜怒哀樂雖是未發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有曰大本達道何如曰不徒曰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達道蓋言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此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皆由於此為下文張本也

問自戒懼而約之以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致和中則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則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然歟曰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中有一毫之不和

不可以言和既謂之中謂之和則無不中不和者矣而又何以言致中和且和由中出謹獨即戒懼若分而為二則戒懼致中顧不和歟謹獨致和顧不中歟心正則位顧不育歟氣順則育顧不位歟破碎支離不可以持循也且聖門言皆實理感應之説曾未之聞如人於屋漏之中致其中和何以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固又知其不然也曰雖無其事乃有其理曰此正後儒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夫有

其理必有其事旣無其事理於何在然則何如曰致推而極之謂以吾心之中和而體之於身推之於家推之於國推之於天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致也故可以位可以育猶孟子言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者也且中庸後章皆以發明首章之意若以感應言則於後更無發明處曰如子之言後有發明者歟曰有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叅天地以贊化育所謂致中和也及夫人物之性盡而叅贊之功成則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何如曰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中則發皆中節而於天下之事處之皆得其當所以中庸小人無所忌憚欺天罔人無所不至所以反中庸也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何如曰君子

言其人耳若謂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是以君子爲體以中庸爲用也聖人之言斷不如此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何如曰除却無所忌憚又有何者爲小人之心

問用其中於民先正云取民之中而用之蒭蕘之中即吾之中也然歟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四目皆所明也四聰皆所達也岳牧九官皆所咨也豈惟民哉且民言安得便有中雖所問所察之

善者亦不免太過不及之偏故於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以為治若謂用民之中則其所取者亦已中矣又烏用執兩端為也子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註云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中庸所謂用中於民者也言亦近之

問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以惟聖者能之曰中庸其至矣乎非聖人不能與此固也若夫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實非賢人以下之所可能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遯世而悶者為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夫身既遯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變其所為日有孳孳而無已此正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非聖人其孰能之子不云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若是而已矣

問夫婦愚不肖何如曰堯舜周孔亦皆夫婦夫婦何以愚何以不肖蓋古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婦如曰匹夫匹婦之為諒是也夫婦之愚不肖謂匹夫匹婦之愚者匹夫匹婦之不肖者非夫婦皆愚不肖也與知能行指居室言然否曰與之云者謂但有所知即是知但有所能即是能所知所能便是道也晦翁只見夫婦字遂指居室而言然不知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其道甚大彼愚不肖者何以皆知何以皆

能且天理各具於人心雖至愚不肖者豈於居室之外更無所知無所能乎然則何如曰彼愚不肖者或有時愛其親或有時讓其長或見孺子入井而不忍或蹴爾與之食而不受但有些微偶合於理固即是知固即是能固皆道之所在故曰與也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然否曰官與禮其理有在聖人非不知也乃其品儀名物他人所制非問何以得知況既問之後又已

知之乎至於窮通有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已也不遇也非不能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治之具固在焉何謂不能然則何如曰道無窮盡固有終古聖人所不知者焉固有終古聖人所不能者焉且此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無不該實無窮盡若自一事而言則雖夫婦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為費隱也文

義相與何等包涵圓動若以夫婦知能為居室之間不亦滯塞乎聖人不知不能為問禮問官不得位不亦淺近乎曰若然則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何如曰造端於匹夫匹婦之微而極乎天地之大也曰伊川謂聖人所不知不能如農圃百工之事聖人亦豈能知哉何如曰愈遠矣

問道不遠人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嘗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

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然歟曰似未妥然則何如曰天理不外於人情若遠人情以為天理則非所以為天理也是故治人以人施人以己與夫子臣弟友之自反皆本人情非遠人以為道也言曰庸言行曰庸德固不出乎日用之間也而勉焉不敢盡焉言行相顧焉即慥慥之君子矣故可以為道

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註以行乎富貴貧賤

患難夷狄為素位而行以不陵不援不怨不尤為不願乎外然歟曰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也夫自得非不願乎外歟不陵不援非素位而行歟曰不願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不可為二也

問中庸為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也蓋即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

則久久則徵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不可掩如此也

問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詳言之曰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然否曰若然則與下文全不相蒙且義亦淺近聖人之孝誰不稱之乃聖人則烏用通稱為也然則何如曰達者變通不拘之謂善繼善述是也今只讀本文自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義本明白何用他求曰何謂善繼善述曰不惟先王之所欲為所已為者為之承之雖其所不及為不得為者亦皆為之承之不惟所不及為不得為者為之承之雖其所已為有時異世殊不宜於今者亦皆為之變通之斟酌損益務得其理推衍擴充務使幽明上下親踈貴賤無不周洽而無非所以仰體先人之意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繼述之謂孝繼述而善焉之謂達非通稱之說也曰舜之大

孝顧不達歟曰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凡皆自為非有承於前也故特以尊親顯親享宗廟而保子孫者稱為大孝武周纘累世之緒有所承於前則凡所制作通之天下者皆其所繼述也而時勢不同尤有所變而通之擴而大之者故為達孝也

問其人存則其政舉曰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然否曰其人指文武也文武豈可以臣言只是有君耳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政舉矣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

問蒲盧沈括以為蒲葦伊川云蒲盧果蠃也言化之易也螟蛉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盧矣二說孰是曰皆非也世稱果蠃為蒲盧考之他書云蒲盧葫蘆之細腰者也果蠃土蜂腰細有似於蒲盧故人以為蒲盧即此而言則是果蠃之取象於蒲盧非蒲盧之為果蠃也且果蠃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非以其所負之虫祝之

七日而遂化為其子也且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虫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為之說如此亦可笑也此無關義理為明之者欲學者事必求其實耳

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之謂何曰一之言皆也蓋曰皆所以行之者也本文自明何言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道謂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行之者謂何知仁勇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皆所以行之者也蓋五者各自為用而三者為用則同知也者知此者也仁也者仁此者也勇也者強此者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而已何如曰若指誠言何不曰所以行之者誠也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一而不言所謂一為此空虛無著之說必待後人求其事以實之乎且上文曾無誠字今突然謂一為誠則為義不明至下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始說出誠字今驀然預指於此

則為言不順舍却本文而别為説以填補之是亦添蛇足也

問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也却是否曰亦非也此即上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而重言以結之謂九經亦皆以達德而行也因重言故不復言達德而但言所以行之者一耳曰何以見是達德曰九經原自知仁勇來上文不云乎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有其目有其效有其事而至此則推本三近之說原始要終而結言之蓋曰始始之終終之不外此也夫非達德而何夫非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何

問凡事豫則立曰凡事皆欲先立乎誠然否曰亦非也此但言事必貴豫故下文又言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信友必先順親順親必先誠身誠身必先

明善皆豫定之意也蓋至是始言及誠耳故知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也之非然也

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曰此擇善固執之事千古為學之正路也條件分明工夫切實學者只由是而學焉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則所謂博文約禮則所謂惟精惟一者即在於此教之而可循為之而有得學無餘說矣正不可空虛無據徒為空中之樓閣而卒無所有於身心也

問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解曰自由也然否曰由者由此以至彼也若謂由明以至誠也則可若謂由誠以至明也不亦舛乎夫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誠而明者而言則謂之性自夫明而誠者而言則謂之教非由此至彼之說也曰世有謂率性之謂道自然者也即誠明謂之性也修道之謂教勉然者也即明誠謂之教也然否曰未敢為然夫率性之謂道原道之所由出也誠明謂之性謂性成之聖也

脩道之謂教原教之所由立也明誠謂之教謂遵教之賢也故不同且之謂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謂之云者加之名者也故不同

問誠者自成章曰誠者人之所以自成者也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亦所自行非有待於外也誠何以為自成蓋誠者事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誠則能成若不誠則無物矣何成之有所以君子誠之為貴而務有以自成也然誠者不止自成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

成物雖有內外之殊然成已仁也仁所性也成物知也知所性也性一也但自成已而言則為仁知之所以為仁也自成物而言則為知仁之所以為知也非有分於內外也故人患不誠耳誠則仁此也知亦此也成已此也成物亦此也於已於人為仁為知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故曰道自道也率性者也非有待於外也

問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如何曰是謂萬物皆以實理而

成也若然則人之生也已自備此實理又烏用思誠為也且誠以物言道以人言文既不聯義亦難合中庸為學者作而釋者動以物言殊為亂雜耳然則何如曰自成即成已下文明言之矣

問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有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何如曰是謂萬物得實理以生理盡而死乃造化所以始終萬物者也於學者何與葢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乃以

明自成之意謂事必以誠而成不誠則不成也今因物字遂為造化所生之物則大學格物亦造化所生之物乎曰明自成之意何如曰如實心為孝乃成其孝實心為弟乃成其弟始始之終終之不外此也非物之終始而何若不實心為孝可謂孝乎不實心為弟可謂弟乎非無物而何故曰明自成之意也

問至誠無息章曰此章兩段文義中間語意各各相承自有脉絡而釋者頗覺亂雜令人無尋覓處請言其

畧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言德之藴也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髙明言德之著也載物覆物成物言德之著者其用乃如此也配地配天無疆言聖德之用廣運如此則同乎天地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乃賛辭也葢賛其神化之妙不見其迹不知其然者也至此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此一段下文則言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同天地之意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

至誠無息久則徵也而聖人之至誠無息久則徵者可知矣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而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可知矣覆焉載焉輿焉生殖焉此天地之覆載成物也而聖人之覆載成物者可知矣天命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此聖人之同乎天也而配地配天無疆者可知矣如此者皆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也此又一段

問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何如曰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乃聖德之用未與天地並言如云容保民如云怙冒如云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如云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聖人事也何嘗便說天地然惟其如此所以配乎天地耳蓋曰博厚聖人之所以載物也高明聖人之所以覆物也悠久聖人之所以成

物也然載物莫如地今曰博厚載物則聖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覆物莫如天今曰高明覆物則聖人之高明配乎天之高明矣成物莫如天地今曰悠久成物則聖人之悠久配乎天地之無疆矣體也是他用也是他如所謂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也語意本自明白活潑而註者見覆載字即以同天地之用言所以到配天地處自說不去乃以為與天地同體頗涉破碎支離若然則是天地聖人惟有高厚悠久

之體故有覆載成物之用也而可乎然則何如曰體其存主者也用其著見者也至誠無息聖人之體也高厚悠久覆載成物其著見也為物不貳天地之體也高厚悠久覆載成物其著見也若以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為與天地同體則豈聖人以其驗於外者所積者所發者而顧配天地之存主者與固知其不然也故謂至誠無息與天地同體可也謂高厚悠久與天地同用可也但語意原是渾然不必分

言之耳

問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然歟曰不見而章何以專屬配地高明者固不章歟不動而變何以專屬配天博厚者固不變歟惟一成字有類上文之成物而義亦不然蓋上成字同覆載言謂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既與成物不相照亦與無疆不相蒙尤不可以屬也然則何如曰蓋云聖人之

盛德大業所以覆載成物而配乎天地者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也總贊之辭

問禮儀威儀曰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然否曰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何以強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無間蓋言道之散見於人倫事物之間者廣博周徧充足有餘若此乎其優優大也非可以小言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如曰道由也尊德性而由於問

學也非問非學何以能尊德性曰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何如曰道之細者固無預於存心歟道之大者固無預於致知歟曰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也此為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此為道問學何如曰聖賢立言只要理明意盡非若後人執泥文辭牽拘比對且温故知新自是一事何乃以温故為存心以知新為致知知新由於温故知非有功夫也敦

厚崇禮亦自一事以用也謂忠信以學禮也何乃以敦厚為存心以崇禮為致知豈不破碎而理不完滞隅而義不通乎然則何如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要廣大又要精微既要高明又要中庸又要温故知新又要敦厚崇禮蓋詳言以盡義欲學者有所持循耳不意後人之牽合而離析之也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何如曰非致知何以知心之當存又何以得存心之要而為之乎大學

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若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則是非誠正無以格致而誠正者又不可以不格致非誠身無以明善而誠身者又不可以不明善豈不倒乎曰世儒有云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博文即是約禮明善即是誠身蓋知即是行未有知而不行者也不行不可以為知也其說何如曰愚聞之孔子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夫天下固有知及而仁不能守者焉惟不能守故並其所得而失之若謂知即是行不行不可以為知則是知及即是仁守不能仁守不可以為知及也與孔子之言不合吾不敢從曰良知之說何如曰孟子云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今遺其半而專用其半與孟子之言不合吾不敢從然則學者當何如曰孔孟之訓固在也尊焉信焉循而入焉不惑於異說而遷焉道其弗畔

矣夫

問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詳言之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是否曰有天下者孰不議禮制度考文議禮制度考文有善者有不善者如何但有此三者便能寡過曰程伊川云三重是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皇之事故無證下焉者五霸之事故不尊然歟曰未敢為然也曰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民得寡過矣是否曰其指王天下者言

非言民也何以謂民得寡過然則何如曰難有者德難得者位難遇者時三者兼焉故為三重言於所難有者而有之也有德則善則非愚而自用有位則尊則非賤而自專有時則有徵則非生今反古是故其道則本諸身徵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質鬼神以俟百世動世為道言世為法行世為則遠則有望近則不厭若是乎其盡善也夫何寡過如之

問卒章之義曰卒章與首章相應其理微密學者須潛

心玩味乃得何言之曰首章天命蓋言道之本源遡
其始也故始之卒章天載蓋言聖之極致要其終也
故終之首章工夫始諸慎獨舉其要也故可以脩道
卒章工夫始諸立心著其本也故可以入德曰入德
何如曰只是慎獨夫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是謂
務實務實而意可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
顯是謂知本知本而幾可審也慎獨所以審幾所以
誠意故曰可與入德矣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慎獨

之驗也下文何如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成德也有諸中者也而未發之中可識已不賞民勸不怒民威以至乎篤恭而天下平則中和位育之功也然首章言位育卒章言天下平則天下之平即是位育固知皆實理實事實言非感召之說也

問知風之自何如曰風即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

問辨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問辨録卷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貢生臣金拱閶

問辨録卷三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曰學本已事何與於人即學至聖人亦分内耳若能識得真境到得實際則安身立命自有所在欲人知也何為曰在聖門則誰歟曰顔曾其人也即孔子下學上達不怨不尤亦只

如此所以用舍行藏惟其所遇蓋皆應迹無所繫於中也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夫聖門之學始諸立心立心只在為己故門人首記焉所謂第一義者也

問吾日三省吾身先正以為曾子於人倫之大者自覺皆已無愧無俟省也故特省此三者然否曰學者造詣愈深則省察愈密曾子雖賢安敢自謂於人倫之大者皆已明盡而不復省乎蓋所不待言者也惟是

三者人所易忽故特言之以自警耳

問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註云此言所存耳未及為政也何如曰此出程說伊川書云敬事以下諸事皆言所存未及禮樂刑政夫禮樂刑政為治之具又何待言今以五者但言所存則豈以敬信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敬信乎節愛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節愛乎時使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時使乎蓋所存所施舉在於是安得云未及為政也

問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何曰此子夏論學之旨最為切實蓋曰學以明倫若能篤於人倫如此不學而能之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意同謂必由於學也曰吴氏以為其流之弊將必至於廢學然否曰後儒學不見道徒守成心乃曲說苟求以為窮理但見是孔子之言雖有所不能知者亦必强為之解失其本

旨者甚多至於諸賢以下之言稍有抑揚便加刺駁而更不求其意之所在抑亦過矣夫子夏示人以為學之本而吳氏反為廢學之弊何居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使非孔子之言其不以為有取於博奕也者幾希凡若此者非惟不足明道亦且有病於心學者所宜深戒也曰晦翁云茍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何如曰加一生質之美便非子夏論學之意只云能是四者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

學我必謂之已學矣乃子夏論學之意也

問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云父没然後其行為可見故於此可以觀其人之善惡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謂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也然否曰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論於善惡也善惡自有定理善必可為惡必不可為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惡耶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

曰考則父非在也蠱而幹之乃為有子有子考乃無咎若曰所為雖善亦不得為孝則無乃以承考之惡為孝歟曰尹氏謂如其道終身無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否曰既云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又云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則無乃以不忍而踵惡歟蓋惟泥於善惡之說故其言自背馳耳曰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是否曰此不惟泥於善惡之說而又泥於三年之說

者也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三年學不至穀非謂三年之後可至於穀也如云五十而慕非謂五十之後不慕也聖人謂三年無改而後儒謂三年之後改猶之三月不違者然聖人謂其三月不違而後儒謂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亦失其意矣然惟其泥於善惡而又泥於三年之説故云當改而可以未改曰當改證其三年之後改也曰可以未改證其三年之内姑未改也乃求

其理而不得曲為之說者也曰然則何如曰此章專為孝言父沒自專時也得自專故可觀其行焉若改父之道是為忘親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曰父之道謂何曰道行也謂平生之所常行者也曰常行之事無改何難曰談何容易夫人各不同焉如一事而有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臧獲之所用即父之於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專時則便要順適己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

不忍死親之心哀慕誠切故一出言如親在一舉足如親在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覺痛心如有傷於父意故不能改焉豈不為孝子云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莊子之父獻子也獻子賢大夫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無改為難則三年無改可易言哉古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此孝子之行

三年無改之說也聖人說改為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為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為害不小故特為明之耳

問禮之用和為貴註云和者從容不迫之意然歟曰從容不迫言不急遽耳豈以禮之用但不急遽即為貴歟夫和謂情意之流通也高下散殊天地之禮也周流同化天地之和也觀此而禮和之說可知矣曰禮之為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為貴然歟曰多一體字

其理未瑩夫用猶行也觀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行
可知蓋曰禮之行也固嚴然必以和為貴和斯美云
爾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瀆嚴非禮之
用歟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斯森然者為美父子兄
弟之愛洽斯不瀆者為美不然亦乖睽而已矣何足
貴哉故和以成禮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情
偕非謂嚴為體和為用用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
問志學以至從心程子云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

而進所以勉進後人也又云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然否曰已則不然徒勉後人為人立法乃托諸已殊非情實聖人不如此也且人之資禀不一年壽不齊如必限年以立法則有如顔子三十而亡者焉豈遂不得為聖學乎則有如衛武公九十猶學者焉則七十之後又將何所持循乎固知立法之説非也曰朱子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

然否曰聖雖生知安行亦自有學若謂無積累之漸則無乃十有五時即從心不踰矩乎天下之理無窮聖人望道未見子云下學而上達又云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以夫子從來上達徒然下學而更無所達乎又豈以夫子始已如此徒然好學而終亦止是如此無所益乎蓋生知安行者聖人也生知安行而猶學此聖之所以益聖也其學不已其進亦不已也不惑之謂何曰見理定世變弗能移析義精疑似弗能眩

知天命之謂何曰窮理盡性以至命樂天知命而不憂知天命也曰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於命待從心不踰矩時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才窮理便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更無次第何其疾也今乃於知命之後垂二十年始為至命又何遲也蓋至命乃學問之極功無以復加者也伊川見夫子知命之後猶有耳順從心之說故留至命以訓從心然不知耳順從心乃言其愈久

而愈熟非知命之上别有增加如窮理盡性以至命之云也要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儘有次第功夫曰一時並了既不宜如此之疾而孔子知天命即是至命曰當在二十年後亦不宜如此之遲學者深思而默會之當必有悟也曰伊川又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然否曰天是箇甚命又是箇甚知命即是知天不言知命所樂謂何且知命云者不徒知其理而已實有順焉安焉之妙不須言知命是不須言順不

須言安也而何以樂天乎耳順之謂何曰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道德未純則於言之當理者固樂聽矣而其不當理者即有拂然不納之意故曰有言逆於汝心聖人至是道德純粹仁義充滿其心至虛至平有言遜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在而心不為動初不覺其逆耳也是為耳順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各甚分明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却亦無容留也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然否曰豈

以未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必待思而後得乎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何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權之熟也

問孟懿子問孝聖人既告以無違矣何又與樊遲言之曰聖人之言須明且盡不盡不止葢恐人之不得其理也懿子問孝夫子以無違告之意其能問也而不能問故又發於樊遲耳觀此甚可以得春秋之義曰何謂也曰春秋亦自明白直書其事耳非隱約其義

於一字之間也而後儒以為聖人之書不當如是而止乃故深求其義於一字之間如俗之商謎者然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然不知聖人於無違之一言有所未明亦必有以明之乃於春秋之書作為隱語使萬世之下求之而不得其故耶若曰吾只説箇無違憑人理會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如曰孝之道大矣然取數也多惟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學者最宜體會如

曾子臨終猶啓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也是故涖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即此一念真切之心便是純然天理充之何所不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聖人於顏子亦待省而後知

歟曰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

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何如曰此是為學主本學者最宜理會何以故曰人心自有本然之明但任其昏塞者既不足言而從事於學者則又溺於聞見而本然之明反為之蔽故聖人直指知之本體掃去塵翳超然直截而言之則學者亦宜掃去塵翳求其超然直截之旨而得吾心之本體可也蓋天下之理無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固非必無所不知

而始謂之知也亦非必有所不知而遂謂之不知也惟是於所知者即以為知所不知者即以為不知則此心不昧乃自然之明覺知固即此而在無俟他求故曰是知也非必盡知天下之理以為知也曰如此則無自欺之蔽是否曰非也知以明暗言欺以誠偽言彼明知其不知而昧其心以為知者謂之自欺是不誠非不明也惟夫本自不知而其心實以為知是則暗而不明耳何為自欺是知也者謂其明非謂其

誠也曰雖或不能盡知亦不害其為知是否曰孔子恐人狥於聞見故直指本體而言後儒學未瑩徹不得聖人超然之旨纔說本體已即涉於聞見矣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便就是知何以云不害其為知耶曰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否曰又多乎哉考亭務多聞見故於聖人直截之言之外為此畫蛇添足失其意矣曰孔子不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歟曰固也乃其告子路之言則又自有理譬之食以

穀氣為主而肉味所以佐之者也若純是肉味穀氣無存則失其所以為主者矣聖人於此直求穀氣正不必言肉味也而乃復以肉味言之則失其所以求穀氣之意矣且聞見之知乃德性之資德性之知為聞見之主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其一以貫之也又何論知之盡不盡求有可知不可知

問子張問十世可知聖人告以三代之禮謂何曰子路

問事鬼夫子告以人問死夫子告以生子張問知來夫子告以往皆以抑其泛問遠思之弊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是否曰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極順樂極和斯須不順則慢易

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夫不仁也而顧能順乎而顧能和乎信其如禮樂何

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宋儒謂儉戚乃禮之本然歟曰非也此聖人姑示以意而未言其實也如云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齊豈可望道哉姑至于魯至魯而後道可望也夫奢易豈可求本哉姑儉且戚儉戚而後本可求也周衰禮壞儀文繁縟實意蕩然夫子蓋傷之焉故既大林放之問而

即曉之曰今之為禮者奢矣然與其奢寧儉可也今之為喪者易矣然與其易寧戚可也蓋禮失而求之野即是而觀則禮之本可識也曰得禮之本者固儉戚而已乎曰又不然也不曰致孝鬼神者乎然役志為主否則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不曰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乎然致哀為主否則石槨三年而無成不如斂手足形之為孝也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蓋豐約適宜之謂禮戚而有節文

焉之謂禮然而皆非本也禮之本固有在也曰禮之本謂何曰忠信禮之本也禮云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又曰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忠信之謂也儉戚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以儉戚之心而求忠信也易以奢易之心而求忠信也難是故聖人云爾也曰戚非忠信歟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故歠

粥面深墨顔色之戚哭泣之哀皆所謂戚也用情則忠信也

問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何曰禮至周始備監於二代則既備而又善故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曰周尚文其即謂是歟曰文安可尚周安得尚文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自古記之矣不然乎曰不然也尚者有心以崇尚之者也質與文猶可尚也忠本於心則何以尚使忠可尚而能也則其誰不願忠者

乃又變而為質又變而為文乎然則何如曰夏接唐虞之世民心之淳實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忠也而遂謂之尚忠乃夏人不知也知有忠則不可以為忠也至殷則民心有不同矣然繁文縟禮未生其風之朴畧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質也而遂以為尚質乃殷人不知也知其質則不可以為質也至周則人心又不同矣又不同則禮有不得不備者矣是故有交際焉則有禮以節之懼其或瀆也有儀物

焉則有禮以制之懼其或繁也人心有偽則防之以禮使不得為偽也人心有離則聯之以禮使不得為離也諸若此者委到周至無所不致其詳皆所以綱維世道焉耳人但見其禮之備也而遂以為尚文而不知時之所至蓋有不得已者也曰三代異尚非聖人言歟曰非也後人之言也子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是而觀不止商質夏未嘗不質即虞亦未嘗不質也

不止周文即商亦未嘗不文也皆時之變為之而何以尚為也曰其得失大較何如曰子云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則其理可識矣曰此真孔子言歟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之為下不倍之義也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尹氏以為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否曰此曲說也若以雖知亦問為謹之至則必今日入太廟每事問明日入太廟又每事問豈不迂濶可笑歟若有一日之不問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為謹矣而可乎然則何如曰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有不知者乎曰禮之所可知者理而已若夫器數陳設登降周旋乃是人所制者

非問何由得知蓋孔子始仕之時初入太廟而每事問耳或人之意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乃何不知而問而尹氏之意則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雖知而亦問然不知聖人實是不知而問尹氏之見亦與或人等皆不足以知聖人也曰朱子云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何如曰亦與雖知亦問者不甚相遠非聖人語意然則何如曰不知而問乃所以為禮也猶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謂即此便是也

況每事詳審惟恐差錯則敬謹亦在其中但專以雖知亦問為敬謹則非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如曰只讀關雎之詩其理自見蓋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而得宜其樂然其樂也惟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而已固不至於淫也求之不得宜其憂然其憂也惟曰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而已固不至於傷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非若人之任情哀樂而遂失其正者也曰求之不得不

能無輾轉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故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然否曰宜樂固也然任其所樂能不淫乎宜憂固也然任其所憂能不傷乎蓋不淫者非宜樂而樂之謂樂而不過乃不淫也不傷者非宜憂而憂之謂憂而不過乃不傷也夫中節謂之和不淫不傷當則而止不過乃不傷也夫中節謂之和不淫不傷當則而止

亦言其中節而已矣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何曰哀公之問未

知何意宰我之對未知何意今觀夫子之言亦未知是罪宰我否何以故曰縱使宰我失對亦止一言之錯耳事固未成也何以曰成事不説固未遂也何以曰遂事不諫未成未遂固未往也何以曰既往不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可以强解也

問管仲之器小哉註云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然否曰聖人譏管仲之器小必有所指而未明言

或遂以器小為儉即明其非儉又以不儉為知禮即又明其非知禮而所謂器小者卒未之言也乃後儒遂泛解一器小以實之非惟未得聖人本㫖抑亦昧乎關如之訓矣

問樂其可知也是孔子正樂之功否曰雅頌各得其所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乃是正樂之功此但言其節奏之妙耳曰成謂樂之一終然否曰樂有篇章有次第其作也自始至卒篇章次第皆盡是為一終翕

純皦繹止是節奏之妙非有篇章次第之可言也何謂樂之一終請言之曰一音不備不可以為樂故始則翕如衆樂既作恐有乖亂故從之純如純則恐不明白故又要皦如皦則恐有間斷故又要繹如此一時事雖一字一句亦有翕純皦繹非謂自翕而純自純而皦自皦而繹以為樂之一終也曰以成者葢云如此以成耳

問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何如曰只讀舜典便

知韶只讀武成便知武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
實也然否曰美是美善是善謂美為聲容之盛也則
可謂善為美之實也則有盡善者有未盡善者而何
以皆盡美乎豈其實不然而其著見乃皆然乎曰舜
紹堯致治武王伐暴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有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然否曰
紹堯致治即是揖遜而有天下伐暴救民即是征誅

而有天下乃在舜者以紹堯致治為樂之美以揖遜

而有天下為樂之善在武王者以伐暴救民為樂之

美以征誅而有天下為樂之未善何所分别且舜之

德性之也豈其所謂濬哲文明允恭允塞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者皆奏之於樂乎武王之德反之也豈其

所謂丹扆有箴盤盂几杖有銘者皆奏之於樂乎然

則何如曰樂也者象成者也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

者其樂備美者聲容之盛韶之與武聲容固皆盛也

然韶則象其如何而攝位如何而納揆如何而辭讓如何而受終如何而命官致治如何而為九叙之歌九功之舞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者焉故曰盡善武則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干山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昭著於聲容之間視韶之氣象則不同甚矣故曰未盡善葢所以

各象其成者如此止是言揖遜征誅非言德之性反也固不可以功言為盡美以德言為盡善也曰伊川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蓋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何如曰此乃為武王出脱聖人之說不如此也孔子周人故於武王之事不欲明言而只一二微示其意如稱太伯稱文王稱夷齊而謂武未盡善皆微意也今又從而掩之則聖人之微意不復見於天下矣且只看舜與武王

果一般否則其樂自可知矣

問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註云居上以寛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然否曰又是畫蛇添足夫寛也乃即寛以觀其居上之得失敬也乃即敬以觀其為禮之得失哀也乃即哀以觀其臨喪之得失則是為寛為敬為哀固不若不寛不敬不哀之無責也意既深刻語亦沾滯聖人之言斷不如此

然則何如曰寛者居上之體乃不寛敬者為禮之體乃不敬哀者臨喪之體乃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如曰吾不欲觀之矣云爾即世人所謂如何看得上也

問辨録卷三